

旅途行吟

高继恒

纳木措湖

千丈高原万顷绿，  
柔情尽洒天地西，  
青藏铁路湖边过，  
碧波追逐不分离。

羌塘草原

九月乘车过羌塘，  
喜见遍地是牛羊，  
黑白点点数百里，  
铺开七彩画一张。

昆仑山口

风雪昆仑天上游，  
车进昆仑遮山口，  
江河沉沉群山暗，  
茫茫原是长江头。

牦牛群

高原腾鹰雪山神，  
悠悠漫卷遍地云，  
安得韩泥一支笔，  
写尽黑煞牦牛群。

藏族女人

风吹长袍野里奔，  
呼山唤水逐群群，  
手如枝干脸似铁，  
高原红是苦母亲。

布拉达官

千载巍巍高入云，  
金光闪闪至尊尊，  
喝醒红尘名利客，  
八方来拜苦攀登。

布拉达的早晨

早起人流绕官行，  
转经筒撞众生魂，  
心坚不惜头叩破，  
响声如雷飘官门。

登布拉达官

仰望高墙喘喘行，  
冥冥仿佛摩顶顶，  
登堂岂能出三界？  
看破亦难逃七情。

大昭寺前

手爬膝行身挨身，  
长叩不起仆佛门，  
自古精诚多佳话，  
唯有此景最感人。

八角街

小街八角颇玲珑，  
风物千般小而精，  
好玩不怕巷子弯，  
条条都与佛门通。

过青海湖

车过湖边快如飞，  
望穿秋水不见水，  
可怜只露眉一弯，  
一路回首空叹悔。

访塔尔寺

烂泥小路几多弯，  
心诚不怕旅途难，  
登临往往历险象，  
名胜偏偏藏深山。

游郑州黄河滩

风轻浪小九月天，  
呼朋三五上河滩，  
一踏长堤三声吼，  
纵然七十也少年。

新书架

《原来》

蒋婷

你心中是否也有这样一个人？他离开后，生活还在继续，他留下的痕迹被平淡的日子逐渐抹去。你很少想起他，没有他也能过得很好。然而在那些个猝不及防的梦里，他又出现在你的身边，第一次说出分别后的悔意，你面带胜利者的笑容转身，醒来后却只想痛哭一场。

苏韵锦忘不了程铮，正如程铮忘不了苏韵锦。遥远而明媚的青春年华里，莽撞少年向羞涩女孩第一次笨拙地表达他说不出的爱意，一直以来，他们都在玩一场你追我逃的游戏，她希望她放开自己，然而当她真正松开手，她比谁都疼。

谁说灰姑娘都在期待那只水晶鞋，就算找到王子，还是要走进童话里从未提及的平凡生活。你要懂得，只有几次天崩地裂的折磨，才能抵达天荒地老的幸福。

域外见闻

残疾人停车位

曹地

圣迭戈市是个浅山区，居民区是就地势建房，这里一片那里一片，坡上坡下，所以居住分散，相距较远。可是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商业，却分布不广，只集中在几个大的购物中心和庞大得如同一大片药房的超市。因此离家远，又几乎没有公交车，各家各户只好利用周末，开上自家的小汽车，去购买一个星期吃的东西，如鱼肉、蔬菜、水果及其他半成品的食物等，装满后备箱，拉回家再塞满大冰箱。

这里没有人走路去购物，也没有人走路去上班，公路两旁人行道平整，干干净净，却很少有人走。偶尔会有个别的白人男子，昂首挺胸，迈着两条长腿，大兵似的很快地走着。这是专门出来锻炼身体的人。

有时也会出现白人妇女，手牵一条或两条小狗，时走时停。这是出来遛狗的。

偶尔也会有慢走的人，多是我这号在家待闷了，出来散步散心的中国老人。也没有人骑自行车去买东西，骑车去上班的。偶尔见到个骑自行车的，总是戴着头盔，一身运动装，骑着没有泥瓦没有后物架，更没有菜篓的车子，蹬得飞快，这是锻炼身体的年轻人。在这个城市，自行车变成了一种健身运动的器械，不再是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是小汽车，家家都有，就像咱们中国城镇每家都有自行车一样，有几个人上班上学（上高中），就有几辆车。上班开车，买东西开车，接送小孩上幼儿园上学开车，参加朋友派对开车，总之只要出门办事就得开车。因此，商场、学校、公园、公司等公共单位，都有很大的停车场，所占地面比单位的建筑面积大得多。

停车场虽然很大，但汽车并不可以随便乱停，只能停在划好的白线框框内，这是停车位。我头一次跟女儿去商场，那是星期日上午十一点钟，正是购物人最多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在场里转

了几圈，也没有找到空位。我见进场的路边就有几个空位，就说，那里不是没有车吗？女儿说，那是残疾人的停车位，别人不能占。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残疾人出门也是开车的，为了照顾他们，每个停车场都在离大门不远的地方，专门给他们划有停车位，车位的一角，有一个蓝方块，上有轮椅图案标志。车位一旁还留有近两米宽的空地，以便他们上下车，因为残疾人上下车不方便，有的汽车上还带有轮椅，他们自己可以搬上搬下，所以停车位的空位就得宽大一些。

我们在路上，常常见到前面有辆汽车开得很慢，尽管一辆辆汽车从旁边飞速驶过，那辆车仍是老牛拖破车似的，不急不躁地开着。这使我想起乌龟与兔子赛跑的故事，任你兔子跑得多么快，乌龟依旧是迈着它短短的爪子，慢腾腾地爬着。遇到这样的慢车，女儿告诉我，这开车的准是老年人或残疾人。一次，当我们快速超过那辆车时，我扭头看看，开车的果然是一位老人，七八十岁的样子，手握方向盘，神情专注，目不斜视。

为什么这么多老年人和残疾人，还要自己开汽车出去呢，没有子女吗？原来在美国，父母和已能生活自立的子女，双方都不乐意住在一起，到老了仍然是分开生活。子女会抽空去看望父母，但也仅仅是问候。他们这样独立生活惯了。你看那神情，上下汽车时虽然动作很困难，却是自信而又怡然自得的。此时此刻，旁观者千万不要对他们投以怜悯的目光，那会让他们非常反感甚至愤怒的。

老人这样生活，一般残疾人也是这样生活。由于这是一种普遍的现象，社会上也就当做一个特殊情况给以特殊照顾。一次到海滨公园游玩，公园很大，有几辆小轿车共游人乘坐参观。我们在车站候车时，见一位坐轮椅的残疾人来到车的前门。我看轮椅后面没有人护送，心想司机可能会下来扶

他上车，把轮椅留在站上。正这么猜想的时候，只见游览车前门打开，伸出一个小升降机，托盘正好与人行道相平，待轮椅上去后，升降机轻轻地提起，轮椅进了车厢。看到这一幕，我不禁为游览车的这个专门设备叫好。试想，假如游览车只载能自己行走的人，那么残疾人和行走困难的老年人，这么长的海边路，就会把他们吓得不敢来了，那停在海湾里的航空母舰，海滨公园里的许多美景，他们只能耳闻而不能目睹了，这对他们来说，可能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我们去洛杉矶参观迪斯尼乐园，因老伴右腿关节才动手术几个月，没有完全康复，就租了一辆轮椅。去参观“小世界”的人多，排队很长，一位管理人员走过来对我们说：左边那一队人少，是照顾残疾人的，你们可以去那一队。我们过去后，又有一位管理人员问：你们坐船要不要升降机？原来残疾人如果离不开轮椅，船上需装一块大木板，升降机把人带轮椅送上船，把它固定。我女儿说谢谢，不用带轮椅上船。他们就让我们去一号和二号位。原来那里有存放轮椅的地方，上船方便。我们很快坐上电动小船，驶进山洞里弯弯曲曲的河道，观赏了两岸上各种彩色塑像，游览各国奇异的风景。

商场不仅在停车场给残疾人留有专门的停车位，有的还专门建有电梯。如果商场建在坡上，停车场在坡下，去商场的人走一旁的斜坡路，也可以从正面拾级而上。但这都不是残疾人走来的路。商场就在另一旁，专门建立一个电梯间，轮椅可进去，上上下下就如履平地了。

我虽然已过古稀之年，但四肢健全，无需特殊照顾，可是每看到残疾人所到之处，都受到这样热心周到的帮助，我也很感动，感到非常温暖。这些公共场所的管理者，这些专门设备的设计人，他们所表现出的爱心，确实是令人敬佩和值得感谢的。

易志坚笑道：“我听说你现在的很多手法都是从DB套用过来的，可是毕竟行业不同，SH有SH的做法。我冒昧说一句，你来的时间还不长，有些事情可能还需要花时间来慢慢了解，先融入，然后才谈得上完善嘛。”

陈丰正待反驳，突然有人说话了：“老易，新人应该努力融入是不假，可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一家公司要想进步，就需要不断补充新鲜血液，要不断借鉴市场上更先进的做法，尊重多样性，企业才有活力。否则的话，全是内部提拔，就成了近亲繁殖，一代一代的经理都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所有的规矩也是一代代地传承下去，没有任何变化，这可不是好事情。”说话的人是培训经理李卫东。

易志坚素知李卫东在麦大卫面前颇为得意，就打了个哈哈：“融入重要，新鲜血液也重要，都重要哈。”

何查理又转头问了冯浩和张寅的意见后，才表态说：“我看陈丰的表格不错，值得你们几位借鉴。这样吧，陈丰你找一个大区经理出来，给所有的大区经理培训一下这两个表格该怎么用。到时候，你们几位总监都要去听，我也去，记得通知我一声。对了，让曹远征讲怎么样？他表达能力不错，普通话也说得好好。”

陈丰说：“我觉得小梁不错。”李卫东力挺陈丰，“小梁讲课的确不错，我们上半年的领导力论坛就用过他做讲者，效果挺好。”会后，李卫东快走几步追上陈丰，说：“要是小梁觉得有需要，可以找我先试讲一次，我帮他看看有哪些地方可以作点改进。”陈丰自然高兴，连声致谢。

“接班人”的变迁  
一转眼，陈丰进SH三个月了，虽然作了很多努力，业绩却并不理想，几个总监中，他的排名是第三，马马虎虎刚刚及格。何查理试用期虽然让陈丰过了，但是在面对面的评估谈话中毫不客气地指出，作为“唯一的高级销售总监”，陈丰的业绩距离公司对他的期望有差距，他应该“尽快”让业绩有“明确提升”。

黄国栋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很严肃地告诫HR经理们务必对评估结果严加保密，他强调这是纪律。

连载

那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呢？蒲刃问道，你也去看热闹了吧？流浪歌手道，看是看了，可我也没有必要管闲事，现在被带到警局去问来问去，把我当成盲流流返怎么办？蒲刃无语可说。蒲刃回想起交警的报告上提到过有追尾现象，也许他们看到现场车毁人亡，这样结案会比较简便。不过蒲刃可以确认流浪歌手说的是真话，因为大羊在他的车祸中，出现过，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凑巧的事。只是当时在三道口河滩处，情况紧急，又下着雨，他并没有记住车牌号码。蒲刃问道，你还记得大羊的车牌号码吗？流浪歌手道，是BD3572，你知道我对音符超常敏感。蒲刃的心中一阵狂喜，想不到最后一块拼图竟然是得来全不费工夫。不要回头。蒲刃小声但用命令的口气提醒歌手。等电梯的时间变得无限漫长，其实旁边的门就是楼梯通道，但这种时候显得若无其事非常重要。也许是房间里电视机的声音传了出来，那三个人还在耐心地敲门。蒲刃上了车以后，歌手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直到把车开上了主干道，融进了一片车海，蒲刃才钱留给歌手。第二天晚上，蒲刃收到小柯寄给他的同城快递。资料显示，大羊BD3572牌号的为邦德高科公司所有，小柯对这家公司做了简单的介绍，也透露出了部分内幕。蒲刃心想，车牌号没有半点伪装，并非邦德高科的密不透风，可见他们耀武扬威到了何种地步。张德犯了一个最低级的错误，那就是太张狂了。蒲刃重看了一遍邦德的简介与背景，发现真正能够和公安局抗衡的根本不是小柯，邦德的能力是小柯的百倍，甚至有些现代侦查设备超过了公安局。而且他自己，已经全方位地暴露在邦德的视野之中，显然，三道口的车祸就是邦德要置他于死地。所以他现在最要防范的应该是邦德，而不是梅金的糖衣炮弹。陡然，一种不祥的预感让他猛地站了起来。蒲刃开着他的二手奥迪来到那个歌手住的部队招待所。蒲刃乘坐电梯来到六楼，穿过走

定评语中写了下来。陈丰当晚没睡好，他想到了种种可能性。过了一周，何查理、麦大卫、黄国栋还有何查理的老板威廉聚在香港开会，对何查理手下总监级别的人员进行下半年的人才评估。麦大卫问陈丰的表现如何。何查理说：“正如我们期待的，陈丰确实带来了一些时尚的管理工具和销售理念，但是从过去的三个月来看，这些东西更多的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而没有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在四位销售总监中，三季度他的业绩排名倒数第二，令人失望。”

麦大卫怔了一下，反驳说：“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按照我们的游戏规则，加入公司不满半年的员工，可以讨论其表现和潜力，但暂时不予打分。”

在销售总监的评估标准里，业绩永远是第一条。易志坚当总监两年来，业绩一直很好，这一点使得何查理理直气壮，在何查理的坚持下，他的老板威廉终于也表态，可以把易志坚作为“READY IN 2 YEARS”（指接班人并非现成就够格提拔，而是还需要两年的时间为晋升做好准备的）的接班人选入高潜力人才库，并责成黄国栋配合何查理，针对易志坚的优缺点，抓紧制定出一个培养他的一年期的行动方案。至于陈丰，威廉表示赞成麦大卫的观点，“陈丰的逻辑思维能力强，但是”威廉很严肃地强调说，“他必须用业绩证明自己！”

黄国栋把总监级别的评估结果发给马莱，让她把各级别的结果汇总到一起。马莱汇总后把结果发给了黄国栋和其他两位HR经理，拉拉和李卫东都一眼从总监级别人才库的变化，看出了端倪——易志坚成了接班人了，虽说两年后才能READY（就绪），但接班人总归是接班人。而陈丰，虽说“TOO SOON TO EVALUATE（现在评估为时尚早）”，“优势”方面也给予了“逻辑思维缜密”的肯定，但在“需改进之处”也白纸黑字地写着“业绩待改进”。

黄国栋自然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他很严肃地告诫HR经理们务必对评估结果严加保密，他强调这是纪律。



阎海清风 郭宁

小小说

生命的空碗

尹全生

走出大学校门时他是雄心勃勃的，立志用十年时间，完成一项震惊世界的生物工程研究，在人类发展史上树立一座里程碑；研究思路已经明确，成功只是个时间问题。到那时候，食物将不再来自农田，而会像水泥一样，成袋成袋地从工厂输送出来，人类将永远摆脱饥饿的威胁。

他怀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胸有成竹的自信走上了工作岗位，夜以继日地开始了造福全人类的研究。如此五年，就在障碍一个接一个地被智慧扫除、理想的船帆就要露出成功的地平线的时候，一阵飓风把他送进了本科研单位的领导班子，开始从事行政管理。

这以后，上班是开会、听汇报、批阅文件，下班是数不清的应酬……他不适应、不习惯，为研究的中断、精力时间的荒废而苦恼。可转念一想：这是上级的信任器重、是工作的需要啊！多少人还求不到呢！因此也就委曲求全了。

渐渐地，他感到了当领导的优越——出门有车接送，进去低人三分，出来高人一头；开会台上有位，讲话有人鼓掌，瞪眼有人缩脖；本来地位相当的人，如今见了面都自然躬腰屈膝；本来要价很高、高傲得像公主的女友，如今温

顺得像只羊羔，恳求早日结婚；过去为晋升职称、调整住房，曾迫不得已地给领导送礼，而如今，他必须迫不得已地接受下级的送礼……日子久了，早先的雄心壮志就不知不觉地被融化了，融进一种莫名其妙的满足里去了。如同猫有了鱼吃就不想再捉老鼠那样。

他就一心一意地听汇报，听完了说“可以”；一目十行地看文件，看完了批示“同意”；有一工夫就叫集或参加会议，同一帮想说而不敢干的人在一起发议论；下班之后，或硬着头皮接受下级各有目的的拜访、同级的走访，或迫不得已地去走访同级、拜访上级……根本没时间、精力旁顾其他了。其他属于不务正业。

再后来，社会上流行“知识化”“专业化”，他一转眼又被提拔到市政府当局长了，正厅局级待遇。坐在局长的位置上，偶尔当所谓的研究课题，雄心壮志在脑海里一闪，他就暗自笑道：早年也真是幼稚！

人是这样一种动物：到了快没牙的时候才开始咀嚼人生的滋味，到了头发变白的时候才能够辨别颜色的黑白，到了人生的尽头才知道回首看看几十年自己的脚印。他也不例外。到了退休之后才开始认认真真地审视往昔——我一生

都做了些什么？

值得夸耀的、值得一提的、实实在在的、实实在在的事情到底有哪些？建筑师有设计的事，运动员有获得的奖牌，工人工制造的产品在……那或多或少都属于生命的固化。而属于自己的什么都没有！

难道我一生的价值等于零？白白在世上混了几十年？生命的价值应以何种形式作何种转化才能进入永恒？“里程碑”可谓永恒，而我本应该树起的“里程碑”呢？

他又捡起了早年的研究课题。然而，学业早已荒废，同时又力不从心了。懊丧和悔恨像一洼冰冷冷的带苦味的水，整日浸泡着他的心。

这洼水的上面，常常浮起一片枯黄的叶子，漂啊漂的——那片叶子是一个人人都会讲的故事：一个孩子拿碗去打酱油，两毛钱的酱油装满了碗，提子里还剩一些。为得到多出的那点酱油，那孩子把碗翻过来，用碗底装出了多出的酱油。回到家妈妈责问他：两毛钱怎么才打这么点酱油？孩子十分得意地把碗翻过来，说：碗里还有呢！

他硬是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傻孩子，一生的价值也就是那两毛钱，到头来什么也没买到，唯有肉体的空碗……



张欣作品

不在梅边在柳边

对歌手说道，你现在就到北京去。歌手啊了一声，显然有些意外。蒲刃在等红灯的时候，从车的后座上拎过一个旅行袋，让歌手把里面的衣服换上。

蒲刃一边开车一边说道，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你到了北京以后，可能先到圆明园村落脚比较合适，据说那里都是北上寻梦的文艺青年。

最后，蒲刃掏出一张银联卡和一部手机交给歌手，继续说道，不要给我打电话，我会找你的。

这是一家临江的茶馆，装修得颇有格调，挺沉得住气那种。

老实说，蒲刃很厌倦坐在这种装模作样的地方摆款，觉得跟那些傻乎乎的生人没什么两样。但梅金约他到这里来，他也没有办法。

三天前的那个晚上，蒲刃走失了流浪歌手。他开着二手奥迪并没有马上回家，而是随心所欲地游荡，又到了苏宁电器商店逛了好一阵，最终买了一个新款的飞利浦榨汁机。他把未开封的机器整盒放在后备箱里，这才若无其事地慢慢悠悠地回家。